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五回 隨駕大臣

我時常在想：如果朝廷上沒有了這些外貌似乎很端莊嚴肅的大臣之後，國家的一切政事，會不會就此停頓；或者只是像一頭馬丟掉了它的長尾巴一般的絕不發生影響，因為我瞧他們除掉在太后跟前端端正正地站著之外，便沒有別的事情弄乾了，所以我對於他們的能力和功用，不得不發生了一種懷疑。據我所知道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無論為著什麼事情，從沒有一個大臣敢爽爽快快地發表過他的意見的。照理講，他們的本職原是要輔佐太后——也就是要他們儘量向太后貢獻意見，使太后把一切政務，都能處理得中正妥善；但是因為他們過於畏懼太后的緣故，於是太后所聽到的，便只是些故意要迎合伊自己的意思的空論，或是那些可以使伊歡喜的謊報。（寫到這裡，我又想起我父親所告訴我的關於甲午年中日戰爭的故事來了。據說自始至終，清廷各大臣所奏給慈禧聽的戰報，老是「我軍大勝」、「我軍連捷」的虛話，一直到中國艦隊全軍覆沒，伊還不曾接到確息。唯一的原因，就為各大臣都知道太后聽到了戰敗的消息，一事實上要著惱的，所以沒人敢說真話了。）在這一列御用列車上，少不得也有一輛車是指定給這些大臣們棲息的。可是詫異得很，雖然這些隨駕大臣——從最高級的到最低級的——都是很擁擠地群聚在一輛車上，而那總管太監李蓮英，卻是一個人獨佔著一輛車，且又佈置得十分富麗，僅稍次於太后的一輛車而已。這又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！這一輛專供隨駕大臣們棲息的車輛的車身上，為著要使他不至和那一輛鐵路官員的車輛混起見，在左右兩面，都懸著一塊牌子，很顯明地寫著「內務府」三個字。所謂內務府，就是等於現在的內政部。除掉這輛內務府的專車之外，旁的車上，也都有各各不同的牌子懸著，標明是給什麼人坐的，或是裝載什麼東西的，以免大家走錯。可是太后的一輛車上，當然是不能掛什麼牌子的，不過也有一個特殊的記號，就是兩邊各漆著一條張牙舞爪的巨龍，那是用天藍色漆的，配著金黃色的車身，真是非常的動人。

這些大臣都以為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，在外邊人的面前，往往十分誇耀。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絕對負責地說，他們的位置，實在是絕不重要的！雖然我的二哥助齡，也是其中之一，可是我終不能抹殺了事實說假話。論二哥的人品和相貌，有確可以說是很漂亮的，他的服式也不能不算華貴富麗，就是他的學識，如果委任他的人能夠用得其當，也不見得會輸給人家。

無奈現在他們不但不能儘量的用其所長，並且連尋常的事情，也不讓他做，除掉他的漂亮的相貌，華貴的服工之外，他所能替太后或朝廷效力的，可說是沒有了！

慶善，就是那位內務府大臣，也就是在表面上負責理料一切關於內務方面的政務的人。他的官銜聽起來是的確很重要的，然而官銜盡是這樣動聽，事實上他的職務，卻和我們理想中的景象，剛巧相反。在現在的中國國民政府裡，或是在美國，及其他的國家，一個當內政部長或是當相等的職務的人，他的政治上地位，總是很重要的；可是我們這裡所講的慶善，便就不同了。他所掌理的事務，都是些很瑣屑而很微細的。所以說得確切一些，他實在是等於一個富貴人家的僕從，或是男管家。

他的「內務」，其實就是「官務」。而他的地位和別位大臣不同的所在，也只是他在宮中接近太后的時候，比別人格外多一些而已。要是在相當的機會上，太后湊巧想需用他，便就近教他乾些雜務。這樣，他也可以湊此而鑽營了。

無論他的才幹是怎樣的平庸，他的地位是怎樣的無關緊要，可是他的服式，卻委實非常的精緻；在本書這一章裡，作者所要描寫的主要點，就是這些大臣們的服式。他們的服式都是合於標準的，象制服一樣的整齊。慶善照例也是戴著一頂小洋傘式的圍帽，帽頂上裝著一顆珊瑚制的紅色的頂子；在滿清時代，紅頂子就是一品大臣的標記，端的貴不可言！帽子的後部，還有一根孔雀毛制的翎子拖著，當他的腦袋晃動時，往往有耀人的光在閃動。當然，他還不能用「雙眼」的翎子，因為這種翎子是一種最榮耀的裝飾物，非經朝廷恩準是絕對不許濫用的。

有清一代三百多年的歷史裡，能夠得到這種特殊的賞賜的，不過寥寥三四人而已。——其中的一個，便是大名鼎鼎的合肥李鴻章。慶善除掉穿著一件長可拂地的天藍色的箭衣之外，上身還置著一件紫醬色的馬褂，這件的紫醬色的馬褂上面，還有許多花紋織著。可是因為花紋的顏色同屬紫醬的緣故，望去便不很顯明瞭。不過這些花紋的經緯，都是跟其他部分不同的，就是所謂「暗花」。這些暗花大半是花體的「壽」字，「福」字，「祿」字之類，總不外乎表示長命寶貴，福壽雙全的意思。在那一件天藍色的箭衣的上面，為著要和這件馬褂相配起見，也有這種相同的花紋織工，慶善這一身衣服的工料，當然是很可觀的了！不過以外觀而論，象這樣的服式，實在可以算是很美麗的了，何況他腳上還登著一雙發光而黑緞制的朝靴呢！

無論任何一位大臣每當他離開了朝廷，出差到外面去的時候，（就是穿行裝的時候）他的腰帶上就得另外拴上兩根白色的絲帶，這兩根帶上各繡著一個字，就是「忠」和「孝」，所以這兩根帶的名字，就叫忠孝帶。他的意思是要使那些當臣下的雖然身子到了外面去，一顆心卻老是向著朝廷，永遠的忠實服從。依事實而論，這一次這些隨駕的大臣們其實都不曾離開朝廷半步，只是在跟著朝廷走；不過說起來總是出差，因此那兩根白色的忠孝帶，便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。每個人的腰帶上齊拖著這兩根東西，倒象是禮品上結著的彩色緞帶一樣。在這兩根忠孝帶的尾端，還有兩隻小小的荷包，都是刺繡得十分講究的，因為這些荷包是並無規定的式樣，規定的顏色，盡可憑各人自己的意思，隨便縫製的，於是種種奇巧的式樣，和種種鮮豔的彩色，便漫無限制地給這些人引用起來了，然而這些荷包的功用，卻僅僅是裝飾而已，實際上竟沒有人利用他們裝過什麼東西。

至於那根腰帶的本身，乃是用藍色的絲線所織就的。顏色當然也很奪目，而用以連係這腰帶的，照例是一個釦子；這些釦子的式樣，也是並無規定的，盡可讓用的人自己想出各種花樣，因此，這個釦子又象荷包一樣地變做了各人誇富炫奇的好資料。每一個大臣都在鉤心鬥角地計劃著，要有一副別人所買不到、想不到的特別釦子，方顯得他自己的財勢。最普通的便是金扣、銀扣，或是銅扣，式樣則隨各人所好而定制，十九是不相同的。然而這些金銀銅一類的東西，畢竟多是極平凡的質料，只有較低級的官員，為財力所限，才不得已而用之；象慶善就絕對不要了！他的一副釦子是用上好的翡翠所鑿就的，——我父親也有這樣的一副釦子——式樣是雕鑿得非常的精巧，也許是慶善自己歡喜這種式樣，也許純粹是玉工的技巧，那可不知道了。但是我敢確切的擔保，象他那樣的一副釦子，至少可值庫平一千兩。照此刻的錢折算起來，須合國幣一千五百元以上。慶善的手指上還戴著一隻絕大的玉戒，他的價值大概和那釦子不相上下；所以合併算起來，他這全套服色的價值，至少非五千兩銀子不辦，約合現在的中國國幣七千元。至於象他這樣的服色，究竟有幾套備著，可就不是旁人所能知道的了！一個當內務府大臣的人的服色如此富麗，誰也不能說印不配；雖然在事實上他處處還得仰李蓮英的鼻息，時常弄些東西去孝敬他。慶善的緯帽上還有一件很講究的裝飾品，就是那插孔雀翎的翎管，也是玉制的，他的式樣卻和現在最流行的香煙咬嘴差不多。我二哥的服色也和慶善的服多大致相同，雖然他是一位公爵的兒子，而且還是承襲這爵位的人。爵位原來只是一個虛名，有什麼實在的用處呢？但看慶善他雖說也是一位一品大臣，卻並無什麼爵位，然而宮裡頭和朝廷上的一切政務，他倒有權包攬，只要李蓮英不和他搗蛋，他盡可暢行無忌。所以憑實權而論，隨便在什麼地方，他總比我二哥來得大。其實就是光緒皇帝的弟兄，也沒有慶善那樣大的權勢咧！我敢斷然的說，我並不知道一個虛而不實的爵位，能有多少價值？只不過在我們的祖上最初得封爵位的時候，因為這個人確曾有許多特殊的功勳和勞績，才能博到這個恩賜的緣故，在他開始受爵的短短的一剎那間，便真有一班人向他豔羨著，恭維著；待到他本人一死，他的子孫承襲了他的爵位，旁人就不再因他是功臣的後裔而特加青眼了。

我二哥的箭衣、馬褂、緯帽，可說跟慶善的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不同的只是腰帶上的一副釦子。他那副釦子是用二十四開的外國金所製造的，一起接連著三個金環，用一段極精緻的細鏈係著。這三個金環的分量都是很重的，但是打磨得十分光滑，上面還有許多花紋鑿著；我二哥歡喜用字，所以他的環上都是鑿著無數的字。這副釦子的大部分雖然都是金的，但也有好幾方上好的翠玉鑲著，因些更比慶善的來得好。二哥的忠孝帶上的兩個荷包，也有極美麗的花紋繡著，顏色更是配得非常的鮮豔奪目。二哥自視很

高貴，他覺得朝中的一班大臣沒有再能勝地過他的，尤其是因為他自己曾經受過西洋教育。在那個時候，中國官員懂洋文的還不多，所以他是格外的難能可貴了。

這倒是不錯的！

我二哥的相貌原是長得很俊雅的，再加上了他戴的那一副夾鼻眼鏡，這生相兒可就更夠瞧了！不過他戴這眼鏡的本意，實在不是為著好看的緣故，只因為他的眼睛有近視的毛病，不戴眼鏡，簡直一些東西都瞧不出來。提起他這副眼鏡，我又連帶的想起了一樁笑話。雖然眼鏡之在中國，已有了百餘年的歷史，不能再說是一種新奇的東西；可是象助齡戴的這副夾鼻眼鏡，卻還並不多見，至少限度，以朝廷上是沒有第二個人戴這種同樣的眼鏡，——外邊也許是有的。根本原因，大概還是因為戴這種夾鼻眼鏡非鼻樑較高的人不辦，所以在別處，戴的人也不多，而助齡的鼻樑，卻是很高的，盡可極不費事的把他的眼鏡夾起來。當我們初進宮的時候，二哥第一次上朝，太后就讓他站在一個很優異的地位上，因此，別的朝臣對於他都是非常的注目，其中有一位最好奇的人，竟象看什麼西洋鏡似的盡把他的視線釘住二哥的眼鏡出神。最使他觸目驚心的，大概是那一根一端係在眼鏡上，一端係在鈕釦上的金鏈。因為他覺得這一根金鏈的一端，雖是在二哥的馬褂鈕釦上係著，可是那鏈的本身是軟的，何以能夠托住那眼鏡，使他不掉下來呢。於是他就格外目不稍瞬地注視著了。二哥的脾氣原是很滑稽，很頑皮的，他瞧這官員老是向他的眼鏡瞧著，便存心和他開一次玩笑。他故意把自己的鼻樑一皺，那眼鏡便立刻掉了下來，慌得這官員來不及的搶上前去，伸出了手想替他接住；可是這眼鏡有金鏈係著，掉到二哥的腰間，便不再掉下去了，只在那金鏈上轉動。這樣可就更使那官員著魔了。

「啊！」這位大臣已忍不住叫喊起來了，他的眼睛是睜得比平常大了一倍。「再試一次讓我瞧瞧吧？」

二哥真的依著他又試了一次。這位大臣瞧了，便咧著嘴盡笑，並請求二哥把這副眼鏡借給他自已試試看。可是他鬧了好半晌，甚至把他的鼻子也擦紅了，還是夾不上去。理由很簡單，不過是我二哥的鼻樑很高，所以能用夾鼻眼鏡；而這位老先生的鼻樑卻是扁得象沒有一樣，自然夾不上去了。

從此以後，助齡的這一副夾鼻眼鏡，便成了他同僚們的好奇心的集中點了；一直到我們搭著這一輛特備的御用列車，從北平到奉天去的時候，這種好奇心還不曾完全消滅。

因為太后這一次上奉天去的主因，純粹是為著要去謁陵，並不是要去處理什麼軍國大計，沿路也只是隨意看看風景，並不打算作一天半日的勾留，所以除掉我二哥和慶善之外，伊就不再帶旁的比較重要些的大臣了。但是我二哥和慶善兩個人，卻照例的各自帶著許多隨員。慶善大概帶五個或六個，有的算是幫他辦雜務的，有的算是幫他辦文書的，然而在事實上，這些人所能為慶善效勞的，可說真是很少的。至於文書方面的事務，那是更少了，——簡直是沒有。本來，這種吃飯不做事的美缺，原是慶善存心照顧他那些親戚的，因為他那親戚都是很懶的角色，雖然想賺錢，卻不願實實在在的工作，於是各人都利用著親戚的關係，強迫慶善安插印們。這一種情形在中國，可說是很普通的，無論那一個人，只要他自己弄到了一個可以有權用人的位置以後，他的那些親戚故舊，便立刻會把他包圍起來，強迫他儘量的引用私人，多多益善。而在滿清官場中，這種情形是尤其的普遍。

我二哥當然也不能例外，他的隨員究竟有多少，我雖不知確數，但是我可以保證他們除了陪坐著談天之外，斷沒有別的工作了。其實當二哥引用他們的時候，原來也不希望他們做什麼工作。這樣讀者就不難想見我們家裡的情形了：不但我二哥有這麼許多清客式的隨員，便是我四弟，也照樣有好幾個養著，我父親所有的是更多了；這三起人馬合併後的總數，至少就有二三十名了。所以無論我們自己的屋子怎樣大，或是向人家租下來的屋子怎樣大，卻永遠不會有空的房間了。而且往往不夠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父親，我二哥，或四弟，便得另外再化一筆錢，到外面去租些屋子，好讓這些寄生蟲們安居。

話雖如此，在朝廷上也全虧了那些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的大臣，穿著花花綠綠的肅立著，才能點綴成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；而在這一次的旅途中，又全虧了助齡和慶善的這些隨員們點綴其間，方不致盡失朝廷風度。

雖然，嚴格的講起來，這一次隨太后上奉天的一班隨駕大臣之中，除掉助齡和慶善兩人，真夠得上算是大臣之外，其餘的一班人，倘若不客氣一些，盡可不必把大臣的頭銜送給他們；但是我以為極應該也稱他們為隨駕大臣，否則便是不公允。因為我覺得他們這一群人所擔任的職務！簡直完全是一樣的，除非在朝見太后的時候，慶善和助齡所站的位置，總是在最先，此外便並無什麼區別了。說到站的位置，我們就不得不稱頌一聲爵位的可貴了。前面我雖然已經再三的說，爵位是一種虛名，絕無絲毫實益的，可是在朝見太后的時候，我二哥畢竟靠著他這個公爵的頭銜，每次總是站在慶善的前面，就是站得和太后格外近一些；這種待遇，在那時候算是一種極光榮的事情。

慶善是清宮中的一個男管家，凡一個男管家所能管的事情，他大概也可以完全管得到；而我二哥卻是等於太后的一個侍從副官，雖然沒有實權，地位卻總比一個男客家來得高，因此他就可以站在慶善於的前面了。

一路上，我們的列車往往因為太后一時的高興，便命令它停止下來；而每當車子停的時候，慶善和助齡所率領著的一批「隨駕大臣」，便得一齊走到太后跟前來侍候。太后對於這些人的名字，官銜，和他們個人的短短的歷史，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雖然他們侍立在伊面前的時候，伊對他們似乎並不怎樣注意，可是這些人的服裝和舉止，卻沒有半些能夠逃出伊的靈敏的視線以外去的。

「他們都是打扮得很富麗的！」伊常是這樣的感慨著：「他們的浮華，他們的官架子，在旅途中，的確可以增加我們不少的風趣！」